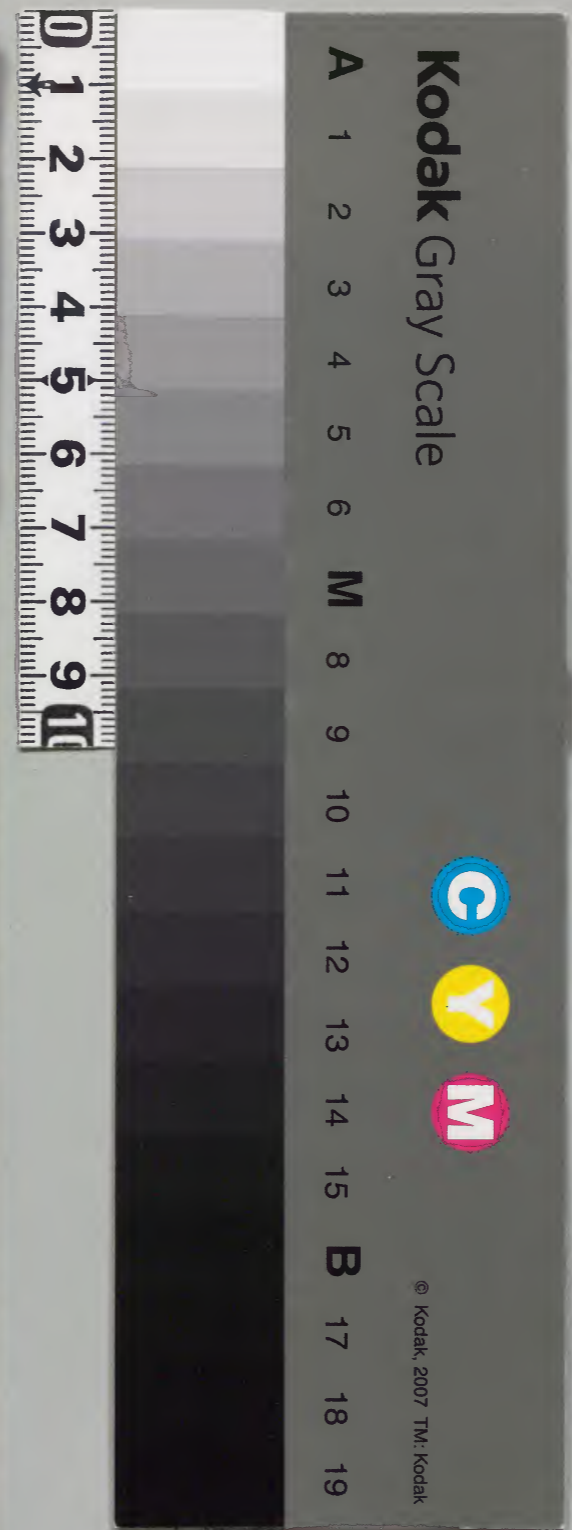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五	一六	一五
類	號	函	架
	一	一	一
	九	〇	九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八五	一五
類	號	冊	架
	一	一	一
	五	五	二
	冊	冊	架
	二	二	二
	函	函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15
冊數	13 ( 3 )
函號	277 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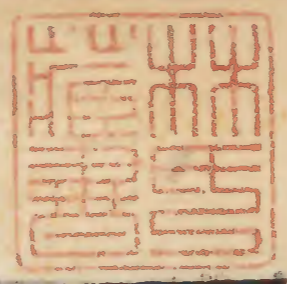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論語或問卷第四

里仁

凡二十六章



或問里仁之說孟子嘗引以明擇術之意矣今直以  
 擇鄉言何也曰鄭氏程叔子皆云爾矣以文義  
 考之則擇云者不復指言所擇而特因上句以為  
 文恐聖人之本意止於如此而孟子之言姑借此  
 以明彼耳然程子之意亦似以里為人之擇里而  
 居者則又非文意也程伯子張子及范謝楊氏多  
 從孟子呂周尹氏又兼兩意以里仁為譬喻之言  
 胡氏又自為一說義皆可通但恐或非本文之意  
 取讀者詳之

胡氏曰里居也居仁如里安  
 仁者也擇而處仁利仁者也



或問一章之說曰諸說皆善然其細微之間時猶有未安者如約樂之說則謝氏之病為多如以約為事樂為情而所性不存焉惟體仁而盡性者為能無累於此語意雖精然細味之似有性情不相管攝之意而流於老佛之弊其曰不仁者不知我之為我而以物為我則又甚矣聖人之意但謂不仁者不能安於義理而固其所守耳豈若是其險怪而不平哉楊氏於長又二字則有功矣然所謂未能敦仁者乃利而未安之事非直不仁也刻意厲行亦有志者之所為豈不仁者之所及哉若通下文之義而曰未能安仁利仁而徒出於一時意氣

之所為而為之其處約也味必濫則可矣胡氏於

此發明似得其本旨者胡氏曰舞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衣枵衣鼓琴若固

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之間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

處約長也侯氏大意得之而語多繁復周氏其智自

私之云則亦踈矣安仁利仁之說程子發明亦切

至矣但若欲為而為之之類若利仁者則太淺矣

若徒為名而已則是豈其真知仁之為利者而亦

何足以得為仁之利哉范氏所謂有諸已而體之

者恐未足以明安仁之意呂氏所謂向慕勉強者

亦未及乎利仁也以中庸達德表記三仁之序考

之可見矣謝氏之說則善矣然初不見利字之意



而於所以安仁者亦未親切其宅如曰樂天畏天  
由仁行仁生知學知者皆不能有所發明而畏天  
生知學知云者語尤不類周氏所謂自得者亦然  
惟尹氏二說雖約而皆不失其旨所謂恭者亦以  
其事而言非與驕為對者也其語利仁則文義為  
尤密矣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之言約而盡矣公者心之平  
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范氏敬脩  
可願之云亦曰如是之人仁者所好耳然可願之  
云若與所好者相亂亦其立言之疎也謝氏本無  
好惡人之心者過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好惡

不字  
當有  
無字

之則又出於天賦之秉彝而不可易者豈仁者而  
反無之哉亦曰無私而當理焉可耳游氏之說則  
善矣但以仁者為宅心於大中至正之地則是仁  
者之心初不中正而大中至正云者又自為一處  
必以此心納於彼處而後得為無私也而可乎且  
宅心之云見於書者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者宜  
為一說今之說者疑已失之然不過曰有以居是  
心而不為事物侵動耳豈曰宅心於一處哉楊  
氏會物於一已者曾肇之言也夫謂無私心而自  
無物我之間可也若有意會物而又必於己焉則  
是物我未忘率彼以合乎此也且物之與己又若



之何而可會哉此記佛者之言而較之猶未得為  
 極至之論况楊氏以儒者而數稱之則不可曉矣  
 周氏詳潤而不甚切尹氏以公盡仁又得程子之  
 說而不得其意者也曰然則游氏所謂智而未仁  
 則不足以與此何如曰知及之矣而不足與此者  
 非謂懵然不知所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  
 中則雖好惡之不差而其輕重淺深之間必不能  
 無毫髮之偏者此所以必仁者而後能也

或問四章之說曰程子楊尹得之矣范氏之說太重  
 志於仁者謂其有意乎此則可以為己能如此則  
 不可謝氏以志仁為知仁以去聲讀惡字則又誤

矣盖志仁則實有意於為仁非但知之而已也且  
 上章適言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則仁人曷嘗無  
 所好惡哉今日無惡然則謂其獨有所好可乎故  
 胡氏力排其說以為貪無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  
 道非知仁者盖得之矣然此又或有說焉盖仁固  
 公矣而主於愛故仁者於物之當好者則欣然悅  
 而好之有所不得不惡者則惻然不得已而惡之  
 是以好惡各當其物而愛之理未嘗不行乎好惡  
 之間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與  
 曰然則謝氏所謂惡人之惡如惡己之惡者如何  
 曰此自覺其說之不安而為是以稱其闕耳然其



語意有不可曉者今姑就其文而推之則易矣曰  
 常人之情惡己之惡必怨惡人之惡必深能以怨  
 己之心怨人則其惡之也必不至於己甚所以謂  
 之無惡可也果如此言則是不惟先昧己心而又  
 將不復以君子之道待天下之人也以此為仁不  
 亦遠乎不然則意其文之或誤也若曰惡己之惡  
 如惡人之惡則於理為庶幾矣然與其上文不類  
 而亦非經之本意也

或問五章諸說如何曰衆人固欲富貴矣然立位以  
 行道亦君子之所欲也衆人固惡貧賤矣然身困  
 則道否亦君子之所惡也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

夫字  
 疑未

常情君子小人夫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  
 以非義而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  
 取此舊說之意而范謝游楊氏皆用之惟程子意  
 異而侯尹氏獨守其說愚嘗考之以文義則舊說  
 勝以意味則程子深然平心以觀程子之說於文  
 義者有甚費力而卒不可通者恐不若從舊之為  
 安也若謝氏所謂君子樂富貴而悲貧賤者則已  
 卑而不及於理若二章所謂何與我事者則又失  
 於過高而有所略於事也楊氏所引趙孟之云若  
 以孟子之意言之則非君子所以悲道而得富貴  
 則不處之意但未知其復以孟子之說為如何若



必合於此文而言之則吾恐其既失於此而又叛於彼也然其後本已刊去之則亦豈自覺其所引之誤與其曰去其所以得貧賤之道則亦未安蓋既曰君子則固無得貧賤之道矣設其有之則脩身改過者乃吾事之當然初豈以是爲去貧賤之計也哉曰然則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責行也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之類耳曰去仁之說奈何曰范氏善矣然所謂存乎不仁則成不仁之名者非本文之正意也若然則又豈可謂去仁則無所成名乎謝氏去

仁實亡之說亦善但其他辭冗雜有不勝辨者而又不足與也若以去仁以下二句繫之范說其名從之之後則兩張集矣其他諸家之說亦不親切今皆不能復辨也日子以爲終食造次顛沛言每進而加密何也曰吳氏嘗言之矣終食猶是無事之時造次則異於間暇顛沛則又異於造次矣呂氏之說蓋亦類此而其訓釋字義又加詳焉爾曰諸家之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推說亦善范氏因可離非道而生可違非仁之說其於彼此之文義皆不審矣夫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故子思有可離非道之說若仁則違與不違在人而已豈可



謂可違非仁哉其下文以如是則可以謂之學者則尤未當矣謝氏非有意於不違之說過矣而其所謂身之所在仁斯從之如形聲之有影響則反折又與仁爲二物而相隨者其亦踈矣至謂終食之間無放飯流歎者則得其實與周氏食不知味之說相表裏雖經文本意但謂無一食之頃然以食時言之而指其實則此亦爲可據也日或以飲食必祭爲言與此若無異者而游揚皆斥其陋何也日是其說有二焉若日祭而必敬則不違仁之一事也游揚何譏焉若但以其不忘本而加恩惠焉以爲仁則信乎其陋矣然推本而言則制禮者

之於此固亦其仁之發但不可專以此爲仁耳日侯氏所謂仁不可離在知不知之間者如何日其病與謝同而又甚焉者也知之非難行之惟難孰謂知之而遂無間之可離哉學者以是爲心吾恐其流於異端而無復操存踐履之功也周氏語多未瑩而卒日學者宜知所謂是則小怪矣楊氏雖亦有意而經之曰仁而已矣則義有所歸而爲病也日尹氏造次顛沛必於是爲純亦不已者如何日此誦程子之言而失之者也程子曰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蓋以純亦不已爲聖人之事



造次顛沛必於是為顏子之事日月至焉為學者  
之事凡三等也尹氏通上兩等而丁言之其失甚  
也矣

或問六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張子大意亦善但以好  
惡為一人之事則經文有二者字恐其本意或不  
然耳范氏亦得之而說其為仁矣與周尹氏皆自  
為丁句而不屬之下文則恐於文義有不通者此  
言之意蓋曰惡不仁者其所以為仁者如下文所  
云耳呂氏無以尚之不加其身未見力不足者皆  
為勝物之事則非克己為仁之意矣謝氏所謂真  
好惡者亦善但生知之說太過而無以尚之丁句

未安不若遂以真好惡者推之之為善耳揚周氏  
好仁之說類謝氏惡不仁之說近呂氏又謝氏所  
謂志所謂此心疑其指上文好惡者而言之以為  
如是之人用力於仁則無力不足之患也然好仁  
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加乎身則用力於仁也  
久矣恐不得復以此為說也難易之說則亦程子  
之意也楊氏之失前已辨之其曰天下歸仁者則  
又失之太快矣既以為仁由已何力不足之有而  
又有人嘗用力以下之說則又似真有力不足者  
而特夫子未之見亦不知其說之所定也尹氏之  
說則尤貿亂而無序蓋不可得而通矣但曰用力



以下之說諸說不同未有以屈其說而集註所用  
程子之意則未見之云與章之首尾兩未見者不  
類而盖有之矣又曰力不足者而上繫於用力於  
仁之文疑亦未安奈何曰是固嘗思之矣如范氏  
說則力不足者為能用九於仁而其力不足以至  
於仁而與晝焉者有間矣夫子思其上者而不可  
得故思其次而歎其未見耳此則未見之云與下  
文者不異矣然聖人方疑未有用九於仁者則且  
歎其未見此等之人而未應遽歎夫未見其次之  
人且其下文二句又止因程說則又不免乎跨越  
之弊此亦有所未能安者呂謝楊說前已辨之矣

而周氏力不足之說則同於程子而以下文二句  
為盖有力不足之人但我未之見所以深言必無  
用力而力不足之人也此則盖有之矣不必有所  
越而較乎一句之前矣然未見之云又未免其戾  
於前後之云也是數說者其前後得失如此不可  
盡用必不得已則力不足之云者從范氏而下文  
二句從周氏之訓以指夫力不足之人用程子之  
意以不絕夫進善之路其庶幾乎然程子舊說未  
敢遽廢姑存此意而熟考之可也曰子所謂無以  
尚之者何以言之也曰李氏之說然也  
李氏曰好  
仁好色樂  
天下一之物未有以尚之者  
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曰好仁者不樂於安乎



曰謝氏之說蓋然然亦未也胡氏以好仁為利之  
惡不仁為強之者得之矣曰為仁者亦用力乎曰

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  
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  
者物欲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乎  
可乎故為仁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

或問七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尹氏又推明之亦盡矣  
前乎此者則有劉氏之說後乎此者又有吳氏之

說焉劉侍讀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  
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札實過也  
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  
乃所以為仁也吳說已見集註而揚氏亦因之但

所引表記以為說者則已支離矣曰諸說如何曰  
如范氏說則宜曰責小人以怨則可以為仁而不

必言知仁矣如呂氏說則宜曰類族辨物則仁術

弘而又不必專於觀過矣如謝氏之說則但觀人

之運動作為而識其運動作為之所以然者即可

以知仁而亦不必專於觀過矣范呂既疎而謝氏

之失為尤甚蓋其論仁每以活者為訓知見為先

遂以此所謂知為彼之知此所謂仁為彼之活而

誤焉耳曰世有因謝氏之說而推之者曰人能自

觀其過則如其所以觀此者即吾之仁是說如何  
曰此說最為新奇而可喜吾亦嘗聞而悅之矣然  
嘗以質之於師而曰不然既又驗諸行事之實而  
後知其果不然也蓋方其無事之時不務涵養本  
原而必欲求過以為觀省之資及其觀之之際則



又不務速改其過而徒欲藉之以爲知仁之地是  
既失其所以求仁之方矣且其觀之而欲知觀者  
之爲仁也方寸之地俄頃之間有過者焉有觀者  
焉有知者焉更相攪擊迭相排逐煩擾猝迫應接  
不下蓋不勝其險薄狂怪而於仁之意味愈不得  
其彷彿原其所以然者蓋亦生於以覺爲仁而謂  
變非仁之說耳夫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  
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  
蓋曰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  
所謂以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脉之所係  
未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故於有子之言以及此

章之旨未嘗不以愛爲言至於以覺訓仁則蓋嘗  
明斥其非矣今宗本程氏而不深考於此乃直謂  
覺爲仁而深疾夫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  
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誠以  
是說推之則庶乎其有改矣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  
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  
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  
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  
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  
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



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  
亦可以無所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  
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  
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  
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立立脫變見萬  
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  
爲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  
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  
耳張子前說太意與程子前說同後改之說則幾  
於釋氏之云而呂氏又相其說亦誤矣范說既踈  
而謝氏又不可曉以意推之其所謂道者又若其

論活者爲仁之說也故又以爲不聞此而死則謂  
生而死者爲吾身血氣之爲聞此而死則生知而  
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憂若其果  
然則與釋氏之言尤不能有以異矣楊氏與程氏  
皆引易贊之事然其意則有不同者程子之意蓋  
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  
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聞道使爲得  
正亦非以聞道而得正者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  
若楊氏既以聞道爲得正而又有無餘事之說焉  
則是曾子將死而後始得聞夫所謂道者既聞道  
而遽遂無餘事之可爲也是亦生於不虛生死得



論語或問 卷二 十一  
是之偏而與此條之說不得為同矣周氏蓋亦生於不虛生之云者而其所以為說者則賢於楊氏矣尹氏誦程子之言而以誠有所得者明夫實見實理之說意義益明白矣

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容恭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

矣范尹因之而范氏又能有所發明者也謝氏則別為一說而意尤高遠楊氏周氏若皆以為不能忘情而有慍焉者則吾已辨於前矣然周氏所謂其志分者覽者猶可以有取焉

或問十章之說曰此章諸說多誤蓋由音讀之學不明以適為子適衛之適之故也惟呂氏以為主謝氏以為可以吾誰適從誰適與謀之適然呂氏之說不明而義之與此亦同眾說誤為比於有義之人者獨謝氏為不差而其所論老佛之失亦最為明白也

或問十一章之說程子兩義不同何所據而為取舍



也曰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須者則君民之謂也如愛人與易使之類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善惡之謂也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足以相反為言而上下章又且多義利之說則固當為善惡之類矣况以君民為說則其懷惠之云亦迂晦而不通矣尹氏多本程說而於此亦不之從則又可見其亦有所未安矣謝氏又自為一說而以是四者皆為下懷其上之事若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云爾但彼因前王不忘之言而發而此無所繫則恐不得而同之耳楊氏能言君子之不懷居矣而未見懷德之意

以刑為體出於莊生之書授以釋此亦未足以為據也周氏蓋發明程子初說然皆易懷為安則安惠云者其說有不通矣尹氏雖因謝氏之語而實用程子第二說是最為得旨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也必以刑為言則猶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耳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玉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矣此外則亦說亦佳然必以利害為言則終不近聖賢也程子曰懷安也君子之安於不安者矣德之可安也固於法之可安也久於惠利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歲月之後者山人不



也知也也或問十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范氏亦為得之但其語多病如以乾之利物為利之大放利而行為利之小其比擬之不倫甚矣夫利物之與自利其為善惡如陰陽水火之相反豈特有小大之殊哉若以乾道變化對夫解衣推食者而言之其可哉謝楊周氏之說是亦一道但非本文之意而謝周氏又并所謂躬自厚而薄責人者失之取此外則晁氏亦善晁氏曰依於義而行則此既宜之彼亦宜之雖傷不怨依於利而行則專利於此貽勝怨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此章之旨諸家皆不能盡善令

詳二句之說則范氏得之下句之說則李氏得之李氏曰能以禮讓然後能行禮不能以禮讓則雖禮文具在亦其如之何哉蓋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讓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為故言能以禮讓為國而先民則其為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讓為國而徒相與徒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為禮耳至於句讀之間諸說亦多不同往往多至讓字為絕句而以為國者屬之下文雖於上句為通然施之下句則不通甚矣要之此但當為三句而中句至國字為絕乃安耳謝楊周說皆失之謝氏上句猶可通而下句以如禮何者為一身之禮則無



所据矣且其上句之讀與下句文勢正相戾又與諸說不同也楊氏周氏以禮而讓之說則巧曲而支離矣李氏之讀恐亦未免此病也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程子范氏皆以患無位為患無位以行道所以立為身有所立皆失其文義之所指矣謝氏專以才稱其位為言其文義則似矣而君子之所以立乎其位者固當以德為貴不當專以才而為言也畏名喜名之說殊不近本文之意而其所謂至論者則過高甚矣我貴之說首篇之首蓋已辨之今不重出且所謂求為可知云者正以為字為重而范謝語或遺之亦大踈略矣楊氏

之說顛倒重複殊不可曉此章之意正為未有以立而患無位未有可知而患不知者言耳若有以立而有可知矣則又何患之有哉周氏無甚病然語亦多不切也曰未有位而先求所以立乎其位則先事而迎矣人不知而必求為可知則是乃所以患乎人之莫已知也聖人之言若此奈何曰此亦對待之言欲人之反求諸己耳蓋所以立乎其位者進於其道而已矣所以為可知者勉於其實而已矣固非事事物物預為防擬且為皎皎之行而必其可知也若必以此為嫌則將必如謝氏所謂至論者然後可然則無乃反為過論也耶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  
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  
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  
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月之間  
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  
者特昧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  
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  
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  
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  
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  
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

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  
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  
然亦史記者則夫子卒時曾子之年亦二十有九  
耳其聞道之早蓋如此可畏也哉曰曾子於門人  
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  
人莫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爲能默契其旨而他人  
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爾然彼未及免夫  
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指哉使曾子而  
非有以實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繹聖言而反  
益其惑矣今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  
誦言一貫之旨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其



曰而已矣者邢氏以為萬理一貫更無他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蓋已為忠道之體也推已為恕道之用也忠為恕體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為忠用是以理一而分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無不備無不通也是為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言恍惚之中而考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而加勉強之功焉爾曰然則中庸所謂違道不遠者何也曰曾子之言忠恕自聖人之心而言也中庸所指則學者勉行之事爾其理雖同其分則異程子所以有動以天降一等之辨也學者第深考於其書則有以

別乎此矣曰程子以來其門人為說者衆而亦有不同者何也曰程子發明曾子之意極精微矣蓋欲學者默而識之也而其論中庸之旨以為下學上達掠下教人則欲學者勉而進之爾蓋致知力行不可偏廢故其言每如此至其門人之說謝氏侯氏專明曾子默識之意楊氏尹氏獨推中庸勉強之說則各得其一偏而不能以相通矣學者正當兼取而並觀之則於夫子之心曾程之意庶幾其有以得之矣曰其所謂下學上達之義者何也曰此謂中庸之言欲學者之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若此章之云則聖人之事而非有等級之



可<sub>レ</sub>言<sub>レ</sub>矣<sub>レ</sub>曰<sub>レ</sub>兩<sub>レ</sub>程<sub>レ</sub>子<sub>レ</sub>之<sub>レ</sub>言<sub>レ</sub>忠<sub>レ</sub>不<sub>レ</sub>異<sub>レ</sub>而<sub>レ</sub>言<sub>レ</sub>恕<sub>レ</sub>有<sub>レ</sub>不<sub>レ</sub>同<sub>レ</sub>者<sub>レ</sub>  
宜<sub>レ</sub>何<sub>レ</sub>從<sub>レ</sub>曰<sub>レ</sub>侯<sub>レ</sub>氏<sub>レ</sub>論<sub>レ</sub>之<sub>レ</sub>其<sub>レ</sub>去<sub>レ</sub>取<sub>レ</sub>之<sub>レ</sub>意<sub>レ</sub>得<sub>レ</sub>矣<sub>レ</sub>然<sub>レ</sub>其<sub>レ</sub>所<sub>レ</sub>以<sub>レ</sub>  
為<sub>レ</sub>說<sub>レ</sub>者<sub>レ</sub>則<sub>レ</sub>語<sub>レ</sub>意<sub>レ</sub>支<sub>レ</sub>離<sub>レ</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及<sub>レ</sub>載<sub>レ</sub>於<sub>レ</sub>精<sub>レ</sub>義<sub>レ</sub>之<sub>レ</sub>書<sub>レ</sub>也<sub>レ</sub>以<sub>レ</sub>  
今<sub>レ</sub>論<sub>レ</sub>之<sub>レ</sub>則<sub>レ</sub>伯<sub>レ</sub>子<sub>レ</sub>之<sub>レ</sub>言<sub>レ</sub>舉<sub>レ</sub>植<sub>レ</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及<sub>レ</sub>動<sub>レ</sub>指<sub>レ</sub>氣<sub>レ</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及<sub>レ</sub>  
性<sub>レ</sub>必<sub>レ</sub>若<sub>レ</sub>叔<sub>レ</sub>子<sub>レ</sub>之<sub>レ</sub>言<sub>レ</sub>則<sub>レ</sub>庶<sub>レ</sub>乎<sub>レ</sub>耳<sub>レ</sub>曰<sub>レ</sub>然<sub>レ</sub>則<sub>レ</sub>天<sub>レ</sub>地<sub>レ</sub>亦<sub>レ</sub>盡<sub>レ</sub>已<sub>レ</sub>  
之<sub>レ</sub>心<sub>レ</sub>而<sub>レ</sub>推<sub>レ</sub>以<sub>レ</sub>及<sub>レ</sub>物<sub>レ</sub>乎<sub>レ</sub>曰<sub>レ</sub>此<sub>レ</sub>以<sub>レ</sub>天<sub>レ</sub>道<sub>レ</sub>著<sub>レ</sub>人<sub>レ</sub>事<sub>レ</sub>取<sub>レ</sub>其<sub>レ</sub>理<sub>レ</sub>  
之<sub>レ</sub>屬<sub>レ</sub>乎<sub>レ</sub>是<sub>レ</sub>者<sub>レ</sub>而<sub>レ</sub>分<sub>レ</sub>之<sub>レ</sub>耳<sub>レ</sub>若<sub>レ</sub>天<sub>レ</sub>之<sub>レ</sub>自<sub>レ</sub>然<sub>レ</sub>而<sub>レ</sub>無<sub>レ</sub>外<sub>レ</sub>則<sub>レ</sub>又<sub>レ</sub>  
何<sub>レ</sub>必<sub>レ</sub>已<sub>レ</sub>之<sub>レ</sub>盡<sub>レ</sub>而<sub>レ</sub>有<sub>レ</sub>待<sub>レ</sub>乎<sub>レ</sub>推<sub>レ</sub>以<sub>レ</sub>及<sub>レ</sub>物<sub>レ</sub>耶<sub>レ</sub>亦<sub>レ</sub>曰<sub>レ</sub>其<sub>レ</sub>本<sub>レ</sub>體<sub>レ</sub>  
之<sub>レ</sub>流<sub>レ</sub>行<sub>レ</sub>者<sub>レ</sub>在<sub>レ</sub>人<sub>レ</sub>則<sub>レ</sub>謂<sub>レ</sub>之<sub>レ</sub>忠<sub>レ</sub>由<sub>レ</sub>是<sub>レ</sub>而<sub>レ</sub>生<sub>レ</sub>物<sub>レ</sub>者<sub>レ</sub>在<sub>レ</sub>人<sub>レ</sub>則<sub>レ</sub>  
謂<sub>レ</sub>之<sub>レ</sub>恕<sub>レ</sub>耳<sub>レ</sub>曰<sub>レ</sub>推<sub>レ</sub>程<sub>レ</sub>子<sub>レ</sub>動<sub>レ</sub>以<sub>レ</sub>天<sub>レ</sub>之<sub>レ</sub>云<sub>レ</sub>者<sub>レ</sub>則<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之<sub>レ</sub>忠<sub>レ</sub>  
恕<sub>レ</sub>為<sub>レ</sub>動<sub>レ</sub>以<sub>レ</sub>天<sub>レ</sub>而<sub>レ</sub>賢<sub>レ</sub>人<sub>レ</sub>之<sub>レ</sub>忠<sub>レ</sub>恕<sub>レ</sub>為<sub>レ</sub>動<sub>レ</sub>以<sub>レ</sub>人<sub>レ</sub>矣<sub>レ</sub>而<sub>レ</sub>又<sub>レ</sub>以<sub>レ</sub>

忠<sub>レ</sub>為<sub>レ</sub>天<sub>レ</sub>道<sub>レ</sub>恕<sub>レ</sub>為<sub>レ</sub>人<sub>レ</sub>道<sub>レ</sub>何<sub>レ</sub>耶<sub>レ</sub>且<sub>レ</sub>盡<sub>レ</sub>已<sub>レ</sub>推<sub>レ</sub>已<sub>レ</sub>均<sub>レ</sub>有<sub>レ</sub>涉<sub>レ</sub>乎<sub>レ</sub>  
人<sub>レ</sub>為<sub>レ</sub>又<sub>レ</sub>何<sub>レ</sub>以<sub>レ</sub>有<sub>レ</sub>天<sub>レ</sub>人<sub>レ</sub>之<sub>レ</sub>分<sub>レ</sub>耶<sub>レ</sub>曰<sub>レ</sub>彼<sub>レ</sub>以<sub>レ</sub>聖<sub>レ</sub>賢<sub>レ</sub>而<sub>レ</sub>分<sub>レ</sub>也<sub>レ</sub>  
此<sub>レ</sub>以<sub>レ</sub>內<sub>レ</sub>外<sub>レ</sub>而<sub>レ</sub>分<sub>レ</sub>也<sub>レ</sub>盡<sub>レ</sub>已<sub>レ</sub>雖<sub>レ</sub>涉<sub>レ</sub>乎<sub>レ</sub>人<sub>レ</sub>為<sub>レ</sub>然<sub>レ</sub>為<sub>レ</sub>之<sub>レ</sub>在<sub>レ</sub>已<sub>レ</sub>  
而<sub>レ</sub>非<sub>レ</sub>有<sub>レ</sub>接<sub>レ</sub>於<sub>レ</sub>物<sub>レ</sub>也<sub>レ</sub>縱<sub>レ</sub>橫<sub>レ</sub>錯<sub>レ</sub>綜<sub>レ</sub>見<sub>レ</sub>其<sub>レ</sub>並<sub>レ</sub>行<sub>レ</sub>而<sub>レ</sub>不<sub>レ</sub>相<sub>レ</sub>悖<sub>レ</sub>  
者<sub>レ</sub>焉<sub>レ</sub>則<sub>レ</sub>於<sub>レ</sub>此<sub>レ</sub>無<sub>レ</sub>所<sub>レ</sub>疑<sub>レ</sub>矣<sub>レ</sub>曰<sub>レ</sub>程<sub>レ</sub>伯<sub>レ</sub>子<sub>レ</sub>以<sub>レ</sub>推<sub>レ</sub>已<sub>レ</sub>為<sub>レ</sub>恕<sub>レ</sub>為<sub>レ</sub>  
違<sub>レ</sub>道<sub>レ</sub>不<sub>レ</sub>遠<sub>レ</sub>之<sub>レ</sub>事<sub>レ</sub>而<sub>レ</sub>叔<sub>レ</sub>子<sub>レ</sub>以<sub>レ</sub>釋<sub>レ</sub>曾<sub>レ</sub>子<sub>レ</sub>之<sub>レ</sub>言<sub>レ</sub>何<sub>レ</sub>也<sub>レ</sub>曰<sub>レ</sub>恕<sub>レ</sub>  
之<sub>レ</sub>所<sub>レ</sub>以<sub>レ</sub>得<sub>レ</sub>名<sub>レ</sub>本<sub>レ</sub>以<sub>レ</sub>其<sub>レ</sub>推<sub>レ</sub>已<sub>レ</sub>而<sub>レ</sub>言<sub>レ</sub>也<sub>レ</sub>伯<sub>レ</sub>子<sub>レ</sub>特<sub>レ</sub>以<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  
之<sub>レ</sub>恕<sub>レ</sub>為<sub>レ</sub>無<sub>レ</sub>待<sub>レ</sub>乎<sub>レ</sub>推<sub>レ</sub>是<sub>レ</sub>以<sub>レ</sub>屬<sub>レ</sub>之<sub>レ</sub>學<sub>レ</sub>者<sub>レ</sub>之<sub>レ</sub>事<sub>レ</sub>叔<sub>レ</sub>子<sub>レ</sub>則<sub>レ</sub>以<sub>レ</sub>  
為<sub>レ</sub>聖<sub>レ</sub>人<sub>レ</sub>之<sub>レ</sub>恕<sub>レ</sub>亦<sub>レ</sub>不<sub>レ</sub>過<sub>レ</sub>此<sub>レ</sub>但<sub>レ</sub>其<sub>レ</sub>所<sub>レ</sub>以<sub>レ</sub>推<sub>レ</sub>之<sub>レ</sub>自<sub>レ</sub>有<sub>レ</sub>不<sub>レ</sub>同<sub>レ</sub>  
耳<sub>レ</sub>一<sub>レ</sub>說<sub>レ</sub>雖<sub>レ</sub>異<sub>レ</sub>蓋<sub>レ</sub>不<sub>レ</sub>害<sub>レ</sub>其<sub>レ</sub>為<sub>レ</sub>同<sub>レ</sub>也<sub>レ</sub>曰<sub>レ</sub>其<sub>レ</sub>引<sub>レ</sub>盡<sub>レ</sub>心<sub>レ</sub>知<sub>レ</sub>性<sub>レ</sub>  
之<sub>レ</sub>云<sub>レ</sub>何<sub>レ</sub>也<sub>レ</sub>曰<sub>レ</sub>是<sub>レ</sub>一<sub>レ</sub>小<sub>レ</sub>可<sub>レ</sub>曉<sub>レ</sub>矣<sub>レ</sub>以<sub>レ</sub>一<sub>レ</sub>本<sub>レ</sub>之<sub>レ</sub>說<sub>レ</sub>驗<sub>レ</sub>之<sub>レ</sub>其<sub>レ</sub>闕



文耶然并其一本之說而論之亦若未甚切於文  
義而與其別章之辭不同蓋不可曉矣曰其曰冲  
漠無朕而萬象昭然者又似以理之本末上下而  
言而與此章之旨不類何耶曰此亦縱橫錯綜之  
言也蓋方其忠而怨之理已具及其怨而忠之理  
未嘗不行乎其間也體之於身則內外物我之間  
其亦不異乎此矣曰程子又言忠怨貫道若宅人  
言之則不可信曾子言之則其盡也必矣者何也  
曰此疑記者之失也蓋其意若曰他人未盡忠怨  
而億度以言則其言雖或偶中而其所以言者有  
不足信若曾子乃以其實見而言則其必盡聖人

之蘊無疑也今記錄不明乃似不知其言之是否  
而唯其人之信若侏儒之觀優者夫豈然哉曰其  
曰忠怨乃所以為一而繼之曰言仁義亦可何也  
曰是乃所以為一而言非程子不能言而曰言仁  
義亦可者亦非程子不敢言也蓋以仁義言之則  
仁之成已猶忠也義之處物猶怨也是亦所以為  
一而已矣曰然則其不曰仁義而必忠怨之云何  
也曰張子言之詳矣曰程子之引君子之道四者  
如何曰是則小誤以中庸之文推之則此四者乃  
反其所以責人者責己之事非欲苟自怨而并怨  
人也曰或又以謂忠怨非所以言聖人而欲易忠



以誠易恕以仁其亦可乎曰聖人之忠則固誠之  
發也聖人之恕則固仁之施也然曰忠曰恕則見  
體用相因之意曰誠曰仁則皆該貫全體之謂而  
無以見夫體用之分矣曰諸說如何曰忠固誠之  
屬也然以自然用力之或異則固不能無分別於  
其間故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則其辨  
亦已明矣且所謂忠者亦曰盡己之心而已矣  
逮及乎人也今范氏曰忠則無少誠矣又曰忠則  
在己恕則在人則其言皆無所當矣夫忠恕之所  
以一貫正以其出於自然之理而相為表裏也今  
呂氏曰欲道之行於天下非此不可而又以二者

皆為待物之事則其不察於此亦甚矣夫聖門之  
學外高自下陟遐自邇先博以文而後約之以禮  
始於繁采而終於簡易固亦有其序而不可躡矣  
夫子之所以告夫曾子子貢者正以其幾有以遍  
觀盡識乎此也今謝氏乃謂夫子懼夫弟子之不  
能遍觀盡識將無以入道而告之以此則是憂夫  
正途之迂遠而示之以捷徑之易入也且夫所謂  
道者固亦未嘗離夫事物之間又安得謂其不可  
以入道而必告以一貫者而後可哉其以流而不  
自萬物散殊言忠恕者蓋推程子之意然不言維  
天之命則無以見夫流而不息者之為體一公言乾



道變化則無以見夫萬物散殊者之所自察也其  
論盡心知性者恐非孟子之意今未暇辨至其誦  
程伯子充擴之語則至矣夫孔子之所謂一貫者  
非曰貫彼我而一之也亦曰其所以酬酢應變者  
雖千變萬化而未嘗不一也今游氏以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至人無已論之則既失其旨矣而又皆  
出平異端之說其擇焉而不精亦甚矣哉又謂忠  
恕未免乎違道則又未察乎違道不遠云者正以  
其自是而之道也不遠云尔豈非道之謂哉又謂  
怨為盡物則怨則足以盡物矣而怨之所以得名  
者正自其未盡而足以盡者名之也又謂反身而

誠為一貫之事亦非也反身而誠方謂反求諸身  
而萬理無不足耳未及乎推以及物而無所不當  
之大也又謂仲尼曾子所以授受門人有不得聞  
者亦非也夫師弟子相與處於一堂之上其可為  
咕囁耳語以私於一人哉特學至者聞之而有得  
其未至者雖聞而若弗聞耳故問人之問以何謂  
為辭者固聞其言而不曉其所謂者也若初不聞  
則又豈得而筆之於書耶楊周尹氏之失大槩類  
此而侯氏又以為孔顏子思孟子地位不同其為  
忠恕亦異則亦有所未盡也蓋以孔顏之中論之  
則此說可也若中庸所謂忠恕則非子思之言而



孔子所為學者，三變之者也。且其告子貢，仲弓亦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耳。豈可謂孔子之恕猶有待於勿施哉？其曰：「天誅嘗一歲，誤萬物者，其為譬亦不少切矣。」若曰：「一氣流行，元無間息，未嘗少有偽妄雜乎其間也，則得之矣。」或問：均是人也，或為君子而喻於義，或為小人而喻於利，何也？且程子揚周氏以為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為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

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歟？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稟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道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程子范楊周氏，大旨多善，然或推其前，或引其後而正釋喻字之意，殊少。謝氏則自待甚恕，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初亦未甚剖判。必其所喻之既分，然後從而名之，則其意與周氏正相反矣。曰：然則所謂君子小人之所喻者，各為一事耶？將一事之中，具此兩端而各隨其人之所見也？曰：是皆有之，但君子深通於此，而小人酷曉於彼耳。曰：對義言。



言言言  
卷四  
三十三  
之則利於不善對害言之則利非不善矣君子之  
所為固非欲其不利何獨以喻利為小人乎曰胡  
氏言之悉矣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  
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  
不棄不厭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  
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  
或問十七章諸說如何曰謝氏得之揚氏周氏皆引  
大學而言則支離而無所當矣

或問諸家幾諫之說多以為見微而諫者如何曰其  
說固善矣然此章之語乃內則之節文耳以彼文  
考之則正所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者而曲禮亦  
有不顯諫之文焉其為證也亦明矣且不以彼文  
推之則下文又敬不違將為苟焉以從父之令者

而勞而不怨亦將無所屬於上文矣曰諸說固失  
之矣其他文義亦有可論者乎曰范氏他說皆善  
所引曾子之言亦佳但恐其所以為說者亦若見  
幾之云耳謝周尹氏他說則皆失之而揚氏於勞  
而不怨者遂略而不說不知其意果以為何如也  
侯氏所謂不違幾諫之初心者得之矣

或問十九章之說曰范謝氏得之其次則侯氏亦可  
觀也  
或問二十章之說曰胡氏得之矣范氏所謂各記所  
聞者或未必然也後有重出者皆放此揚氏於定  
之說已見於首篇矣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侯尹得之楊周自為一說亦  
通謝氏則恐非聖人之本意然事親者亦不可以  
不知也  
或問二十二章之說曰范氏周氏得之諸家亦無異  
說惟謝氏為不同恐非聖人之本意然於學者亦  
足以有警也  
或問二十三章之說曰謝尹得之但所謂失之者本  
謂事之失而已謝氏乃以為不外馳以失道約本  
謂歛束簡省而已尹氏乃以為約之以禮則皆未  
妄而周氏失之之說亦與謝氏相類也范侯皆以  
為儉約之約恐聖人之意或不止此揚氏之說則

太支離矣

或問二十四章之說曰此無異說但范氏所謂人性  
固所有者未知其可意豈以為氣質之稟有辨有  
訥而自脩者則欲其訥而不欲其辨即有以能行  
而不能言為君子之所貴則其於義有所偏矣能  
言而不能行者固可賤矣而君子亦何必取於不  
能言者而貴之耶夫子之教伯魚稱公西赤又曷  
為不直使之為君子之所貴而反出於其所賤之  
域耶謝氏所論禮樂進反之意則善矣但所謂在  
道不在物者不可曉豈以為禮樂在於情性而外  
玉帛金鼓之謂乎然則未免有厭離事物而必求



道於杳冥昏默之間之意其論訥言敏行者亦善矣然所謂心亦可謂之不於者亦不免有卑言行而貴心術之病也蓋訥言而敏行雖足以制於外而養其中然言訥則寡過行敏則有功亦非專為欲心之不放而為是也揚氏所謂惡其取憎者失之尤甚聖人之意豈為是而戒人之以寡言哉其說之弊使學者以此為心而不察乎理義之正則必將有闒然媚世而為鄉原之為者矣周氏無他發明而侯氏尤踈闊尹氏所謂君子之志者則語雖緩而意切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有補也胡氏曰言而能訥玄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

者反是夫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或問德不孤與易文言之意同否曰此泛言事理凡有德者必不孤立當有朋類聚來與為鄰程子所謂事物莫不各以類聚凡為善者以類應之說是也文言之云則以釋多辭大字之意蓋言其德之盛爾程子所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只是德孤者是也至於所謂與物同故不孤則於易文此書之意皆不相似其引易以說此書又自與下文為善類應者不合蓋不可考讀者擇其通者而從之則類應之說無以易矣故張



子范氏亦同其說而周氏兼而用之前以德盛爲  
言而後以類應爲說於文義亦可通也至於謝揚  
皆以孤爲孤特之孤恐或近於程子物同之說然  
以易之本文末之既有所不通而其說之流將必  
有不顧理之是非唯欲其易知而有親者恐亦未  
免乎同流合污之弊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諸說皆善但謝氏所謂期於功之  
必成者以下文惟子與女以求助之云者例推之  
則爲患失固寵之意耳詳子游之言本以警學者  
於幾微之際不應遽指此等輩而言也且若其言  
則是乃所以綢繆固結而不可解事君者何自而

辱而交友者亦何自而踈哉

論語或問卷第四終







